

渊远流长读英川

□赵健雄

去年看到英川中学老校长吴正琪先生自传,读得颇有兴味,发现彼此同年,都是68届高中毕业,人生经历与体会有非常相近处,尽管所处地域及境况的差别不小。我出生于上海,吴先生自小生活于景宁乡村。当年城乡均贫困,读高中意味着很重的经济负担与不确定的前程,如果考不上大学,还不如选择中专或技校乃至直接去工厂当学徒有更实际的出路。我初中毕业那年,上海高中录取率大约是三分之一,城里有相当一部分家长出于经济利益考量与对局势的判断,不支持儿女考读,而身居大山中的吴先生父母怎会有如此超前的觉悟?看完全书仍未能解我的困惑,于是认为:“这也许得去当地文化传统与家族史中探寻。”

没想到很快就有了机会,受邀参加景宁英川镇田螺文化节采风活动,让我得以比较直接与相对深入地了解当地现状与历史沿革。不出所料,吴先生的故乡可谓渊远流长。

和近代上海发达只有200多年相比,此地有记载的历史至少可以倒推800年,最早的英川吴氏是随北宋南迁至其地的,称为涛公的始祖于晚年(宋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在《迁居英溪纪事》中留下了最初的岁月印迹:“下垵村比英川村早一年开基。下垵肇基祖朴公为英川吴涛公的二伯。吴涛生七子,其弟居于鸬鹚村,也有七子。”诸如此类,看似琐碎,却是可以追溯的真实史料。

这么一个北来的族群,由于命运驱遣,就这样在南方深山老林中扎根、繁衍,尽管不无悲摧,显示出来的却是顽强的生命力及传统文化的悠远。果然,讲究耕读传家的吴氏,若干年后,在当地办学育人。据不完全统计,“从十二世祖开泰公名列序庠以来(注:《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这是远古三代对民办学校的称呼),英川吴姓庠生60多人,增生监生太学生12人,岁进士10人,其中教谕、训导7人。”

有这么一种传统,才可能有后来当了校长的吴正琪先生父母在那个年代的举动,不管生活如何艰难,仍然支持儿子读高中,这种觉悟是从各处汇聚一道的上海市民当年多数不

具备的。

文化当然是一种传统,试想如果祖先没有发明汉字,我们可能至今只有口头传承的歌谣,而文化有远比文字更宽泛的内涵,其中最重要的是文明。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乏乃至充斥着压迫与剥削,建立在武力征服基础上的改朝换代等不堪之举;另一方面,又有足以让大家相处比较和谐的一整套规矩、说法、行为方式,这才造就了传统绵延不断的持续。相对而言,农耕生活还是比较平和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乡绅的自律与支撑。

读到两则吴氏先辈云公式先生(号拙庵)写于乾隆年间的旧文《平水阁记》和《文昌阁记》。

前者说的是水利,讲:“壬辰岁,洪水冲激,全桥(指当地的普渡桥)圯没,涉者病焉,而余乡尤之。我叔父章和公、显川公、正业公率首构造,于乾隆甲午,桥功告竣。曾语余辈曰:昔吾祖与父有言,桥之不固,以桥头不坚故也。今欲永久,须重加砌石,以当水患。庶几珩辅桥梁以成巩固之势,其平土亦可建阁,于是身为倡率,而桥北已创一文昌阁矣,然终缺陷于左也。诸叔父仍为之倡,复命余与运泰兄董事,择近补砌以固基址,而桥南间又竖一平水阁矣。”

后者说文事:“昔我曾祖及祖有志久矣,曾相度其地,指画成规,以示我伯叔父。今我伯叔父仰承先志,勗勉子姪,以予与运泰兄董率其事,幸于乾隆己亥岁,以桥头石矶上叠砌架造而文昌阁告成。楼上祀文帝并魁杓星象,下层安武帝关夫子。此非徒为美饰也,盖欲志有所观感而兴起耳。”

合起来正是对耕读的操心与建设。作为乡绅的吴氏先祖,自行筹资、构造相关项目,支持他们这样做的,无非是“谦谦君子”的道德自觉与社会(小而言之,也就是对生活其中的乡村)责任感。

有人会讲,是不是有作秀成分?恐怕也难免,而本地流行的一个故事,显然并非造假。

英川村边有座屋后山,高大浑圆,上面古木葱郁,雅称“后陇松风”,是当地八景之一。植被保护这么完好,自有其原因。

当初随着村子扩大,人口增加,燃料日见稀缺,到宣统年间,已有人不顾这是历代禁伐之地,偶尔贪图方便,暗中偷砍。

乡人乃请当地颇有声望的吴爱勋出面主持公道。这位吴氏后人,亦农亦商,每年秋后外出安徽、福建做香菇生意,眼界自然开阔一些,挣了钱,也会接济穷人。

于是吴爱勋受命召集各房长老商议,最后起草了《屋后林禁约》,其中一条规定:“如有违反,杀猪散肉!”

安然无事半年后,盗伐再次发生。当大家在雨中逮住其人,发现竟是吴爱勋本房吴富贵,村里最穷的一户人家,从小没了父母,好不容易成家生子,妻又常年生病,乃起恻隐之心,未免也觉得有碍主事者面子。

此人家中惟有一头母猪(亦为吴爱勋资助),靠卖猪崽和打柴维持生计。

“按照禁约,盗伐人家理当杀猪散肉,分发各户,以示惩罚。”吴爱勋宣布后,有位长老出面求情:“吴富贵家中困难,又是您本房,就饶了他吧!”

吴爱勋答:“此例一开,禁约就成空文。”

又有族人说:“爱勋公,杀了母猪,这肉也不好吃,分给我们都不要。”

吴爱勋申明:“杀猪散肉必须执行。作为吴富贵本房长辈,理应代为受罚,就杀我家猪吧。”于是践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再无盗伐发生。

当年乡村生活恐怕并不全然如此,但这种类似自组织的基层架构,低成本,也有一定效用,确实帮助维系了社会的正常运转。

我们讲传统文化,这些是不应当忽略的。如果一方面强调发扬传统,一方面又对传统的载体不以为然。那么何来传统的存续与生长呢?这个道理,说“礼失求诸野”的孔子是知道的。而我读过这些文字,也对那些乡间达人多了一份尊敬。

正是他们与其他乡民历代以来的努力,才在此地埋下较别处更茁壮的传统文明种子,也培育出了吴正琪先生那样知名的乡村教育工作者。

山高水长,英川不绝!

门路

□吴荣标

牛二宝在英川镇廿里村算得上数一数二的农活好手,可是等到儿子牛勤要上学时,村里的小学却被撤并了。儿子上学得到二十里外的镇里寄宿,就这么一根幼小的独苗,做父母的怎么忍心呢,要是跟着儿子在镇里,可镇里又没有挣钱的活干,怎么办?

牛二宝和妻子坦花纠结了好几天,决定送儿子去县城上学,县城找活的门路可能会多点,但是要让孩子进入县城的学校,这得有门路啊。

纵查祖宗八代、横盘六亲七眷,好不容易打听到坦花的表姐的表姐的一个儿子在县城某小学当教导主任。这仿佛茫茫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为儿子和一家人照亮了一条前进的路。

牛二宝和坦花择了个吉日,逮上一只大公鸡,带去一箱自己家里蒸制的粉皮干,上了一趟表姐的表姐家。廿里村的鸡体肥个壮、汤鲜肉嫩,在十里八乡很有名。

表姐的表姐是个通情达理的大善人,为了孩子到县城读书帮一下忙,既积阴德,又能收现世恩报,二话没说,就答应帮这个忙。

儿子进了县城的学校,牛二宝夫妻俩在城南小区租了间地下室。可是县城干活也没什么门路,夫妻俩只得四处去打听,牛二宝终于在一家建筑工地里找了一搬砖的活,牛二宝有的是力气,干活也不偷懒,小包工头喜欢这样的老实人。从此,有活就带上他。

倒是妻子坦花一直找不到干活的门路,那些店里虽然要招服务员,但坦花只念了三年小学,识不了几个字,当不了服务员,牛二宝跟小包工头说过几次,想让坦花也来一起搬砖,小包工头觉得女人不适合干搬砖的活,总是不应允。

没办法,坦花只好自己租了一辆黄包车,在县城的街道上接送客人。

坦花可是全县城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踩黄包车的女人,也许是出于稀奇,坦花的客源挺不错,一天下来,也能踩三四十块钱。

“门路是自己踩出来的!”这是坦花的心得,她把自己的心得分享给儿子,则说,“门路是靠自己努力闯出来的。”

牛勤也挣气,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一路顺风顺水完成了学业。大学毕业后,牛勤想在县城里找份工作,问牛二宝有没有门路。

牛二宝说:“你爹的门路在肩膀上。”

坦花说:“你娘的门路在脚底下。”

懂事的牛勤知道父母在这县城里低声下气地干点体力活,供自己上学已很不容易,于是说:“行,咱读书人的门路在笔下。”

恰逢县里招乡镇事业干部,牛勤踊跃报名,过五关斩六将,成为了自己镇里的一名干部,工作联系村就是自己的廿里村。

脱贫奔小康的步伐一阵紧似一阵,作为驻村干部,当前首要任务就是给乡亲们找一条脱贫增收的门路。

“爹,娘,你俩回村养鸡吧!”周末,牛勤特意到县城劝说父母回村里。

“回村种田还行,养鸡可不行。”牛二宝早就不想在县城的柴间里受憋屈了。

“田也种,鸡更要养。”牛勤说,“养鸡一百只以上,重两斤半后卖出,政府每只补贴二十元。”

“行!”坦花可是个孵小鸡的行家里手,不等牛二宝表态,自己抢先说,“养五百只没问题。”

“养鸡有无息贷款,每户一万元,鸡养大后,乡里负责代卖,卖到钱再收贷款。”牛勤继续做动员。

“行,养一千只也没问题!”在城里呆了十六七年的牛二宝又回到村里种田了,村里的老人私底下议论纷纷。

“读书有什么用,到头不是要回村里?”

“这年头,没点门路,哪里也不好混。”

……

话风吹到了牛二宝和坦花的耳里,两人当作没听见,埋头干活。收了粮食也屯着,还把村边叫凤凰谷的竹林修整了一遍,在竹林边围上钢丝网,并在山谷口搭了个大大的荫篷。

第二年春天,坦花一批接一批,孵出了五百多只小鸡,不久整个凤凰谷鸡群遍地。

一年养两茬,牛二宝还了贷款,这一年一点也不比在县城少挣。

第三年,规模扩大了一倍,还收购了村里其他农户家里的蕃薯、土豆等农产品的残头渣尾,以及藤蔓茎叶。这些本来是放在地头烂的东西也变得值钱了,有些农户也跟着养起了鸡,在村里也有挣钱的门路。

听着从凤凰谷传来的阵阵鸡鸣声,村里的老人说:“还是读书人有门路!”



畚乡古村

张光林 摄